

Austyn Weiner

Something Borrowed, Something Plum

22.01.2026

28.02.2026

MASSIMODECARLO 画廊欣然呈现《借来的东西，李子色》，这是奥斯汀·韦纳在米兰的首次个展。

展览标题借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婚礼传统，但其中象征性的蓝色被李子色所取代——一种浓郁而深沉的紫色，与其说是一种颜色，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情绪状态。

韦纳将李子色在其作品中的出现形容为一种非自觉的过程。在经历了失去与庆祝交织的一段时期后重返工作室，这种颜色自然而然地占据了画面，几乎没有经过刻意的调控，仿佛只是静静等待着自己的时刻。随之而来的是色彩语言的收缩：李子色对应记忆中最为厚重的部分，黄色的闪现象征喜悦，而整体则构成了艺术家所说的“一种自画像”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紫色逐渐成为她近年生活的颜色——一个同时被失去与爱、怀旧与修复所塑造的阶段。在许多东方传统中，李子象征着在困境中的坚韧；在这里，它被提炼为一种独立的视觉场域，一种由情感冲击所塑造的画面表面。

展览汇集了创作时间相隔约一年的两个绘画系列。其核心是两件关键作品：一件围绕哀悼展开，另一件则回应她的婚礼。“我需要有一个出口来消化这两件事，”她说道。由此诞生的是一组直接而鲜明、在形式上彼此分离的绘画作品：一件完全不使用画笔，几乎通过压力与身体动作“刻”入画面；另一件则层次丰富、气氛浓郁，其如蕾丝般的笔触让人联想到她早期的花卉语言。两个事件，两种工作方式，两种彼此不相容的时间性，被迫共存于同一空间。

在这两个极点之间，展开的是一种更为广阔的记忆观：过去不再只是被承受的经历，而是可以被重述的对象。“当你在事后回看记忆时，”她解释道，“你会成为一个叙述者……这场展览几乎完全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中——我刻意省略了现在。”

随着展览的推进，后期作品逐渐松动了与自传性的联系，转而趋近于风景——尽管那是一种被冲击所扰动的风景。韦纳将这些作品描述为一次想象性的尝试，去思考“在一次断裂之后，我们的风景会发生什么”，以及可能出现何种近乎末世的形态。有些画布倾向于胚胎般的形状，犹疑而指向未来；另一些则如同被短暂固定下来的地平线。如果早期作品是在事件发生之中发声，那么后期绘画则描绘的是其余波。

其中一件作品《倒带》（*Rewind*）在画面下沿排列着一组放大的随身听按钮：倒带、暂停、播放。它们如同一种旧式聆听方式的墓碑。韦纳指出，从事后处理失去，不仅意味着回到某一个人身上，也意味着回到“一整段人生”——它的质感、它的声音、它的背景音乐。

她的写作贯穿整个展览，作为一种与绘画并行的“标记方式”。第一件关于哀悼的绘画始于一首诗，而这一时期留下的诸多笔记，则游走于观察与自白之间。

这种形式之间的通透性，是《借来的东西，李子色》的核心所在。绘画承载着手势的即时性；诗歌捕捉潜藏其下的思绪；象征元素与破碎的风景则描绘出经验与阐释之间的距离。它们共同呈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测试一种情感可以延展到何种程度——穿越色彩、穿越时间、铺展于画布表面之上。

展览停留在事件发生之前与之后的空间中，在那里，情绪开始凝结为结构。绘画并不试图化解塑造它们的二元对立——哀悼与婚礼蕾丝、李子色与黄色、断裂与修复——而只是让这些力量在同一表面上共存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，以显露各自的边缘。对韦纳而言，将它们 *удерж* 在这一状态本身也是一种释放：让过去变得足够清晰，从而得以继续前行。

Austyn Weiner

奥斯汀·韦纳（1989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）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和帕森斯设计学院学习摄影，随后迁居洛杉矶，目前在当地生活和工作。

韦纳以大尺幅的亚麻布油画创作，将一种近乎运动性的身体感注入其抒情抽象之中。她使用画笔和油画棒，在明亮的色彩洗染中勾勒出标志性的符号与人物形象。作品取材于她的个人经历与家庭历史，同时呼应战后女性抽象绘画传统与犹太裔美国人的文化经验，形成一种完全属于她自身、并牢牢扎根于当下的绘画语法。通过反复覆盖与擦除的创作过程，她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节奏感，在不同画作之间时而加速、时而放缓。她的绘画既是时间与地点的记录，也是心理状态的显影。在近期发表于《Vogue》的专题文章中，艺术评论家多迪·卡赞吉安（Dodie Kazanjian）形容她的绘画为一种“调动整个手臂的绘画方式”。